

田原

文集

5

田原文集

第五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五）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02,000 850×1168 1/32 印张15.25 插页(平)6(精)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83 定价：(平)2.30元
(精)3.30元

第五卷说明

本卷编入田汉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初所创作的话剧剧本五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两篇。

《阿Q正传》（五幕话剧）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写于一九三七年春，发表于五至六月《戏剧时代》第一卷第一、二期，十二月由“中旅”剧团首演于上海；一九五八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卢沟桥》（四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月由南京报人慰劳抗敌将士公演会首演于南京，同年十月成都协美印刷局出版单行本，又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抗战戏剧》半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四期；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最后的胜利》（四场话剧）写于一九三七年冬，十二月下旬由十余个剧团联合首演于武汉；一九三八年四月由上海杂志公司于武汉出版单行本，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秋声赋》（五幕话剧）写于一九四一年冬，十二月底由新中国剧社首演于桂林；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文艺生活》第二卷第二至第六期，一九四四年一月由桂林文人

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风雨归舟》（四幕话剧）一九四二年初与洪深、夏衍合作写于桂林，原名《再会吧，香港》，同年三月新中国剧社在桂林准备上演但遭禁止，后改名《风雨归舟》，五月初仍由新中国剧社演出，同月桂林集美书局出版单行本。

目 录

阿Q正传	1
卢沟桥	103
最后的胜利	183
秋声赋	227
风雨归舟	373

附 录

关于《阿Q正传》的上演	479
关于《秋声赋》	481

阿 Q 正 传

(五 幕 话 剧)

登 场 人 物

(以发言先后为次序)

红鼻子老拱

航船七斤

蓝皮阿五

闰 土

酒店萧老板

孔乙己

阿 Q

王癞胡

陈菊生

小 毛

钱大少爷

小尼姑

吴 妈

赵少奶奶

小 D

邹七嫂

赵秀才

赵太爷

赵司晨

赵太太

地 保

巧 儿

六斤姑娘

九斤老太

八一嫂

七斤嫂

杨二嫂

张二姑娘

钱太爷

其 女

老尼姑

鲁 大

伙 计

单四嫂

赵七爷

麻子阿四

赵白眼

徐二虎

刘子贵

吴之光

看守甲

看守乙

马育才

红眼睛阿义

典狱长

法 官

其 他

第 一 幕

绍兴一村镇酒店——咸亨字号前，牌上写“不二价”一类字样。

〔红鼻子老拱伏在柜台边捧着一碗黄酒，闭着眼睛，呜呜地哼着小曲。

老 拱 七月里来菜花黄，单四嫂房中想想情郎……

七 斤 （拍了老拱一掌）喂，老拱！单四嫂的情郎是谁啊？

老 拱 （拍着胸）当然是我哪！

阿 五 （还有青年农人的天真）得了，别胡说八道了，单四嫂子丈夫死了，带着孩子守节，人家满好的。

老 拱 咦？她什么时候看上了你了，要你你替她说话？我看呐，世界上就没有寡妇不偷汉汉子的。（舌子有点转不过来，抓了一粒茴香豆丢到口里，又喝了一大口酒）

七 斤 这更胡说了，寡妇不偷汉子的多着哩。老拱，我看你老酒差不多了，回头小心滚到河里去，现在正涨

潮哩。

老 拱 不要紧，七斤哥，我没没有醉。老板，再来一碗。

七 斤 好吧，老拱，我同你搗一拳。全福寿，桃园……

老 拱 (应战)来，全福寿，八仙，全福寿，两相好！……

闰 土 (对阿五)老拱倒还是这样快活。

阿 五 他能有什么心事？光棍一条，做一天吃一天。

萧老板 (从柜台内)闰土，你从前不是也挺欢喜闹的吗？现在真是当了老板了，规规矩矩的。

闰 土 (摇摇头)谁象萧老板本钱大，牌子老，我那真是没有法子，您想这年头收成又不好，几粒谷子挑出去卖吧，这一样捐，那一样捐的，不挑去卖吧，欠人家的债又逼得紧，并且一家七口又吃什么呢？没有法子，我只好把几亩地干脆押给人家，挑起这副货郎担，做小生意。

萧老板 你那位姓鲁的老朋友不是劝你到上海去吗？

闰 土 (喝了一口酒)说是说过的，不过肚皮里没有墨水的人，到外面去又能干点什么呢？

七 斤 妈妈的，我们要能上几年学就好了。

萧老板 这年头书深字识的，也闹着没有饭吃，自从废了科举，好些举人秀才都闲着哩。

闰 土 不过总是多识几个字的好。

阿 五 (端起杯子，指外面)好什么！瞧，识字的朋友来了。
〔大家望去不觉大笑，来的就是那位破长衫朋友孔乙己。〕

孔乙己 (他接近柜台)老板，烫两碗酒，一碟茴香豆。(在柜台上摆出九文大钱)

萧老板 (数了一数，望望水牌)你上次还欠了我们三个子儿哩，孔乙己。

孔乙己 那么，给我烫一碗吧，其余的扣上回的账。

老拱 (转过脸来注视着孔乙己的脸)孔乙己，你又偷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是不是？瞧你脸上添了新新的疮疤了。

孔乙己 (睁大眼睛)你们凭空地污人清白！

老拱 你的鸟鸟清白！前天有人亲眼看见钱太爷把你吊吊着打哩。

孔乙己 (损了他的自尊心)哼，我们读书人窃书，可跟偷人家东西的不同。

老拱 哼，“偷偷”跟“窃”还分啥贵贱哩。读读书人又怎么样，肩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不如象阿Q那样，一个大字不识，撑船船就撑船，割麦就割割麦，舂米就舂米，样样来得。

〔阿Q赤着膊，走进来。

七斤 (故意让他听见)对，阿Q做事真能干。

阿Q (得意地丢了几文钱在柜台上)喂，烫两大碗酒来，一碟盐水笋。(他也知道欺负可欺的人)喂，孔乙己让开！

〔孔乙己对于这被人和他相提并论的“新来者”，投以不屑的眼光，但他让开了。

阿 五 (慢慢地)萧老板,你屋顶上什么时候开了这么大天窗?

萧老板 (一时没有悟到)咦?哪儿开了天窗?

阿 五 没有开天窗,怎么屋子里陡然亮起来了?

[酒徒们哄然笑了。

阿 Q (知道是笑他的癞疮疤的,不觉生气了,怒视阿五)哼!

阿 五 哦,我当开了天窗,原来阿Q哥来了。

阿 Q (不屑地)你不配!

老 拱 (笑)孔乙己,老看见你摇头晃脑,踱方方步,装读书人,可你究竟识不识字呀?

孔乙己 (也不屑地)哼!

老 拱 “哼”什么呀?你不服就让我考你一考:电光灯的灯字怎么写的,你说?

孔乙己 这有什么难写,瞧,(他用手蘸着酒在柜台上写)火字旁,一个五谷丰登的登字。

阿 Q (把他那碗酒端起来,向孔乙己兜头一泼)你妈妈的!

孔乙己 (吃了一惊)我告诉他们写灯字,关你什么事?

阿 Q (急了)不关我事?(但又不好说出理由来)

孔乙己 (也气急了)你说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不让我孔某写,我孔某就不写了吗?(仍写)你们大家看,灯字是这样写的,火字旁一个……

阿 Q (一把抓住他的破长衫)孔乙己!瞧我撕破你这件短

命长衫，你写不写？

孔乙己（这可中了要害了，他赶忙退让，好在他不难找到理论根据）好，好，不写就不写——“君子不跟牛斗力”！
〔人们拍手大笑。〕

老拱（对阿五们）妙妙极了。喝一杯，喝喝一杯！

阿Q（进攻地）什么，你说谁是牛，谁是牛？

孔乙己（因为究竟是知识分子）咦，我，我又没有说你是牛。
（他赶忙抓了一把茴香豆，喝了一大口酒，预备逃走）

阿Q 那么谁是牛？

阿五（一面喝酒，一面正很关心地念着墙上的告示，至是一把抓住了将逃的孔乙己）孔乙己，不要走！

孔乙己（愤然）为什么你也来欺负我？我又没有惹你？

阿五 不是欺负你，我想请教你哩。

孔乙己（不觉气壮）你要请教我什么？

阿五 喏，你来念念这告示，好几个字它不认识我，是不是又要加什么短命捐了？

老拱（听说加捐，酒也醒了，睁着朦胧的眼，也望着告示，但只有告示认识他）孔乙己，快快点念吧！

阿Q（更是诚惶诚恐，不知这些方块字里藏有什么雷霆万钧之力，他不觉也迫切地叫了一声）孔乙己，孔先生，你给念念吧。

孔乙己（觉得自己的地位陡然地增高了）好，你们听着：

“自从甲午一役，迄今一十六年。

国家卧薪尝胆，思复已失主权。

不幸庚辛之际，误于义和匪拳。

皇上虽在冲龄，挥戈急欲回天。

制造洋枪洋炮，酌加田赋房捐。

凡尔爱国臣民，凜此其各勉旃。”

〔在孔乙己念着的时候，王癞胡也来了，听了一会儿，身上发痒，躲在墙边太阳下脱衣捉虱去了。〕

孔乙己（向呆着的大家）听懂了没有，你们？

老拱 听倒是挺好听的，意思可不大懂。

闰土 他妈的，反正没有好事。

阿五 孔乙己，你说说。

阿Q 孔先生，你说说。

孔乙己 你们听啊。从甲午年打仗，到现在十六年了。

老拱 对哪，我弟弟是甲午年生的，他今年十六了。对的，孔乙己，你说。

孔乙己 国家卧薪尝胆，想要恢复已经失掉的主权。

闰土 就是把人家抢去了的中国人当家作主的权依旧要转来，对吗？

孔乙己（点头）对的。

闰土 可是即便皇上作得了主，我们还是作不了主。

老拱 那么，什么叫卧卧薪尝胆呢？

萧老板 噢！这还不懂，这是我们绍兴的故事嘛。“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庙戏你没瞧过？

孔乙己 一点不错，这下面说，不幸到了庚子、辛丑之间国事给义和团弄糟了。

阿 五 他妈妈的，不是他们自己弄得一团糟，义和团才起来的吗？

孔乙己 现在的皇上虽在“冲龄”。

阿 五 掉什么鸟文，你说什么叫“冲龄”吧！

〔陈小毛与另一小孩坐在地下玩石子。〕

孔乙己 （把小毛拉过来）那是说皇上虽还是象陈小毛这样的“小把戏”，却很想雪“会稽之耻”，可是要雪耻就得造枪炮，要造枪炮非钱不行；到哪儿去弄钱呢？于是乎……

闰土等 （同声）……就得加田赋加房租！（大家同声叹了一口气）

老 拱 要捐就捐赵太爷钱太爷的吧！偏偏他们田地越多，捐捐得越少。

阿 五 我种赵太爷的田，他们真不含糊，上面加他们的捐，他就加我们的租子。

〔陈菊生——一颇为干练的农民走过，见小毛拉住他。〕

陈菊生 小毛，哪儿不找你，你又在这儿闹了，快回去，你娘舅来了，你妈妈等你上外婆家去。

小 毛 好，我就去。（他跳着走了）

阿 Q 菊生哥，来喝一杯。

七斤们 对哪。菊生，来喝一杯。

陈菊生 不行。我今天有事。调查员下乡了，我得去见见他哩。（说着匆匆地走了）